



郭东斌 著

· 爱情 ·

· 友谊 ·

· 事业 ·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青	年	思	想
修	养	丛	书

青年思想修养丛书

· 爱情 ·

· 友谊 ·

· 事业 ·

郭东斌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84年·沈阳

爱情·友谊·事业

郭东斌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: 60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4}$ 印张: 3插页: 1
印数: 322,501—448,500

1981年6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4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贾非贤 题 花: 丽 菲
封面设计: 羊 肖 责任校对: 宋玉培

统一书号: 3090·638 定价: 0.21元

内 容 提 要

爱情、友谊、事业、这是青年人十分关心和感兴趣的课题。本书以青年知心朋友的态度，采取促膝谈心的形式，摆事实，说真话，毫无训人味道。在议论中，紧密联系青年们的思想实际，针对一些具体问题，论述了青年人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爱情、友谊、事业。

本书穿插了大量中外名人轶事、趣闻佳话；语言鲜明、朴实；文字生动活泼。

目 录

• 爱 情 •

揭开面纱话爱情	(2)
爱情与容貌	(5)
由皇帝选妃说开去	(9)
大笑之后的沉思	(12)
爱情与生命	(16)
爱人还是爱钱	(20)
捆绑不能成夫妻	(23)
建立美满和睦的家庭	(26)

• 友 谊 •

大象的“友情”	(31)
“同志”的魅力	(35)
忠诚的友谊	(39)
择友与知心	(43)
平等与友爱	(45)
浅谈江湖义气	(49)
从“神秘果”说起	(53)
舌头与友谊	(56)

• 事 业 •

成功的“秘诀”	(62)
理想与实干	(66)
阿基米德吹牛吗	(70)
猴子的弱点	(73)
智慧的门户	(77)
鲁班学艺	(80)
司马光的“警枕”	(84)
毅力的力量	(88)



· 爱 情 ·

爱情，犹如嵌入心田的珠玉，好似永不凋谢的花朵。

凡是在青春闪光的地方，就有爱情的歌儿在回荡；凡是在青年人走过的路上，就有爱情的脚步声在回响。爱情，是理想的共鸣，感情的和声，友谊的结晶。

青年朋友们，祝愿你们的爱情，能闪耀着时代的光彩，反映出一代新人的美好的理想、高尚的情操、充沛的热情、勇敢的创造。愿你们：

革命伴侣红花并蒂相映辉，

长征战友海燕双飞互比高。

揭开面纱话爱情

爱情，这是一个多么美好、纯洁的字眼啊！它给青年人带来热烈的追求，给老年人带来幸福的回忆，给整个人类生活，带来五光十色的花环。

在灿烂的阳光下，一对对青年男女，漫步在林荫道上，低声细语，彼此鼓励着、畅谈着；在皎洁的月光下，一双双心爱的人儿，激动地打开心扉，倾吐着、热恋着。爱情，这丰富而纯洁的感情，象炽热的诗句一样，吸引着千百万青年人的心。

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，爱情不过是男女恩爱之情呗，有什么值得花费笔墨去大发议论呢？其实，爱情这个词儿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确实有不平常的遭遇哩！

读过刘心武的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，可能记得书中有个团支部书记叫谢惠敏，她把世界名著《牛虻》看成是“黄色小说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说中描写了爱情。某广播电台编辑部曾收到一封青年来信，信中说，他怕别人议论讥笑，他是晚上趴在被窝里，戴着耳塞机收听了《爱情的位置》这篇小说的广播。这事情奇怪吗？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十年动乱时的情景，就会觉得上述现象是毫不足怪的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之日，谈情说爱，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忌讳。凡是写爱情的小说、戏剧、电影，都要加以“毒草”、“黄色”、“反动”等罪名，那时候在许多文艺作品和戏剧中，不是没有丈夫的“信女”，就是没有妻子的“圣男”，仿佛在

中国这块土地上，只有消灭爱情，才是最“纯净的革命”。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禁锢，使青年们不敢公开地谈论爱情。爱情——这一人类社会十分正常之“情”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。

提起面纱，人们会想起中世纪一些落后国家的贵族妇女外出时，头上蒙着一块黑纱，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引起男人们的情欲。薄伽丘曾在《十日谈》中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封建主义的陋习，他说：“各位美丽的小姐，世上有多少男女，头脑都是那么简单，以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着一重面纱，脑后披着一块头巾，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，再也不会思春了，仿佛她一做了修道女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。”在中国的漫长封建社会里，爱情的禁区远远超过一块面纱的范围。那个时代，讲究男女“授受不亲”，就是男医生给女患者看病，也要隔帐防范，不许用手直接按在女人的手腕上切脉。至于青年男女，随便谈话、嬉笑，那简直是“大逆不道”。当然，地主阶级鼓吹禁欲主义，主要是用以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，对他们本身，却是三宫六院、三妻四妾的恣情纵欲、毫无限制。

无产阶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在爱情问题上，我们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，也反对资产阶级的杯水主义。我们主张，爱情，既然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，那就应该承认它的存在，公开它的秘密，摆正它的位置。

今天，姑娘们上街围纱巾，一是为了防风，二是为了美，再也不是什么封建的防范措施。男女青年可以心情舒畅地在一起学习、工作、劳动，可以公开地谈恋爱、处朋友，

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。可是封建主义的余毒并非销声敛迹，它还在影响着我們一些青年的身心。不是有的青年不敢公开谈论爱情吗，不是有的青年还听命于父母来定终身吗，不是有的青年正当的爱情却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吗。这说明，蒙在爱情身上的沉重“面纱”，还没有彻底清除干净，青年朋友们，要勇敢地撕毁这块封建主义的“遮羞布”，把它彻底地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。

撕掉封建主义的纱幕，恢复爱情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位置，建立无产阶级的恋爱观，还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恋爱观，这也是青年们在爱情问题上应该警惕的另一个方向来的干扰和冲击。资产阶级也反对封建主义，他们在爱情问题上鼓吹性的解放，这在历史上曾起到过进步作用。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，资产阶级鼓吹爱情至上，恣纵情欲，在恋爱、婚姻、家庭生活中，抛弃应有的道德原则，实行放荡的自由主义。这一切都是腐朽、堕落的东西，我们决不能当作正确的东西来宣扬和实行。

爱情，是人的感情，不是动物的“情欲”之“情”。人的感情是要受理智支配的，是以社会道德准则为依据的，决不能把爱情看成是超理智、超道德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社会主义一代青年，应该为建立人类社会最高尚、最纯洁、最美好的爱情而斗争。我们试把爱情比喻成是一个美人，如果她总是戴着面纱不露真容，那当然是太封建了，应该拿掉。可是如果连同衣服都一齐扒下来，岂不是糟蹋了美人、毁灭了美人吗！

爱情，应该是美好而神圣的。可是，有少数青年人，却

把它看成是轻佻而随便的，结果带来苦痛和烦恼，甚至有人因此而犯罪。作家周立波曾把爱情比做是洞庭湖滔天的水浪，他写道：“你要不控制，它就会淹没你，跟你的一切，你的志向，事业，精力甚至生命。不过，要是你控制得宜，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，好象洞庭湖里滔天的水浪一样，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，就会不致于泛滥，就会从它的身上，得到灌溉的好处，得到天长地远的，年年岁岁的丰收。”这个比喻是有道理的。青年人回避不了爱情这个问题，在处理这个问题时，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，整个社会的责任就在于要很好地引导青年处理好它，不是责难和歧视，更不能再重新把爱情蒙上新的面纱，让青年们再回到封建主义的禁区里去！

教育学家马卡连柯说：“学会爱人，学会懂得爱情，学会做一个幸福的人——这就是要学会尊重自己，就是要学会人类的美德。”青年朋友们，祝愿你们在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同时，学会懂得爱情，正确对待爱情，在美好的爱情里获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！

爱情与容貌

大家都知道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，有一种经营“应召女郎”的行业，专门为男人吃喝玩乐提供陪伴的。这种行当，在把人当作商品的西方世界是不足为怪的。有篇小说曾描写过某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人经营丑陋女伴的奇闻。

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个广告吧：

夫人，敝所欲贡献于娇容者，乃丑脸最丰富之集锦。破衣烂衫衬托，可使新衣价值倍增。敝所专备之丑脸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再毋庸假牙、假发、假胸！再毋庸敷面点唇，簪金戴玉！再毋庸购买绫罗绸缎，徒然耗费！租一陪衬人，与之携手同行，足使夫人徒增姿色，博得男性青睐！

如蒙惠顾，不胜荣幸！届时，最丑陋、最完备之货色将呈现于夫人之目，任您自身之美貌，挑选相应之丑女，俾使相反相成，相得益彰！

价格：每小时五法郎，全天五十法郎。

谨向您，夫人，致以崇高敬意。

杜朗多

看了这个奇特而卑下的广告，人们不禁想知道广告的炮制者——杜朗多是何许人也？原来杜朗多是个工业家，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闲逛，看到一美一丑两个姑娘并肩而行，因丑女相伴，越发显出美女之娇容。杜朗多灵机一动，领悟到丑女可做为美女最难得的“装饰品”，于是选聘了许多丑陋女子，开起了代办所，并发出了前面的那张广告。

由这个广告，使我们清楚看到，在资本主义社会，人们相貌的美与丑，都可以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。眼睛的大小、嘴唇的薄厚、鼻子的高低、脸蛋的长圆都可以标明精确的市价，某种“酒窝”、“痣点”，都代表一定的收入。在这里，美受到了不能容忍的亵渎，人同猪狗一样被拉入市场，任其选购。

说到这，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，谈谈青年男女在处朋友、谈恋爱的时候，应该怎样对待容貌呢？

男女青年在处朋友时，常常通过介绍人来表明自己的要求条件，一般情况下，都要谈到家庭历史、政治表现、劳动态度、身体状况、性格爱好等等，很多青年男女，都不愿意公开地、直截了当地谈论对相貌的具体要求。那么，是否青年朋友不重视相貌呢？当然不是，有许多小伙子、姑娘，在处对象时，那是很重视对方的容貌的。我就碰到这样的事情：给一个小伙子介绍对象，当介绍姑娘的各方面条件时，小伙子都说可以。于是两个人见了一面，可是小伙子随即提出“不行”，为什么呢？是姑娘的各方面条件有变化吗？不是。原来小伙子认为姑娘的长相不美，所以只一面便告吹。实际生活当中，有许多男女青年，在找对象时，别看口上不说，心里是很重视相貌条件的。重视相貌，希望找到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对象，不仅这种心情可以理解，就是这种想法本身，也反映了青年们对完美生活的追求，不应该受到责难，更不能随便就给人家扣上“资产阶级恋爱观”的大帽子。

相貌，既然可以、而且也应该成为青年人谈恋爱、选择对象的一个条件，那么它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呢？我们说，相貌条件，不能放在爱情的首位，更不能把它看成是唯一的条件，青年朋友，你认为这个看法对吗？

有一句谚语说：花美美在外，人美美在内。青年人常常把自己的恋人称为“我的心上人”，心上人就不是“眼中人”。可见，青年朋友是很重视爱情中最首要的条件——心

灵的美。爱情，是两颗心的结合，而不是两张脸的拼凑。

一个人，内心的美，表现在他（她）有崇高的理想、高尚的情操、正派的作风、纯洁的情感等等。这种美反映着一个人的本质，它是外貌美所无法比拟的。一个人的长相，是客观存在的，父母生而有之，不能依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。因此，看待一个人的外貌，应该尊重客观事实，如果以相貌的美丑论人的优劣，这实际上是不尊重人的表现。再说，人的外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从年轻到衰老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如果把爱情仅仅建筑在年轻美貌的基础上，这种爱情能支持多长时间，就很值得怀疑了。而爱情是建筑在思想感情一致的基础上，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断深化彼此的爱慕，建立和谐幸福的家庭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曾深情地谈到他的体会，他说：“对我来说，我的夫人的形体是没有她的灵魂那么可爱。它的证据在这里，她年龄越高（这对于她的形体之美是个致命的打击），我的钦佩越巩固，因为她青年的鲜艳虽然已经随着时间而显然枯萎了，她的灵魂之美却与年岁一起增长，而正如灵魂之美是我对她的热爱的开端，它也历来是这热爱的维持者。”由此使我又想起另外两个故事，一个是诸葛亮招亲，一个是普希金殒命。

诸葛亮年轻时，想娶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成就一番事业的妻子，一次襄阳名士黄承彦对他说：“听说先生正在择亲，我有一个女儿，相貌很丑，皮肤黑而头发黄，但品德和才能完全配得上先生。”诸葛亮早就了解黄女的聪明和贤惠，便高兴地答应了。乡里人十分不解，诸葛亮处之坦然。两人成

亲后，相敬相爱，生活十分美满。诸葛亮能选择这样一个妻子，对他事业的成功无疑是个重要因素。普希金，是大家所熟悉的俄国著名大诗人，可惜正在才华横溢的年轻时刻，便在一次决斗中饮弹身亡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件憾事。普希金由于过分地追求美貌，同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妲丽结了婚。这个美人并不爱普希金的事业，不喜欢他的创作活动，而一味追求的是吃喝玩乐、卖弄风骚。结果把普希金搞得意志消沉、满身债务。后来有一个贵族公开追求娜妲丽，她也不加拒绝，普希金不忍受到侮辱，结果在决斗中死去。

诸葛亮选丑妻，一世英明，誉满古今；普希金爱美女，事业中断，横祸临身。这活生生的历史教训，不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吗！

由皇帝选妃说开去

清朝末代皇帝溥仪，在他所著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叙述了皇帝选妃的办法：“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，是叫候选的姑娘们，站成一排，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，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——我听到的有两个办法，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，一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。我的时代，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，认为把人家的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，不大妥当，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：我看着谁好，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。”皇帝选妃，谈不上爱情，只不过是宫廷里的“例行公事”罢了。可是溥仪选妃看照片，却使我产生一些联想。

今天，有些青年人在找对象时，也常常要经过介绍人先看看对方的照片，不同的是，双方都要看，看中了也不能拍板定砣，还需要见面、相处、考验，最后结成伴侣。可是，有的青年却很欣赏“一见钟情”，认为爱情么，就需要一见钟情才有意思，否则就不够劲儿。这个看法对不对呢？先别下结论，我想和青年们一起来探讨探讨这个问题。

钟情，是指男女相爱，爱得深，爱得专一。爱情是需要钟情的，但能否“一见”就钟情，这可是两回事。人们的爱情，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精神联系，只有在一定时间里，经过双方相互了解、相互信任、相互爱慕才能产生深厚的感情，这种感情，“一见”是不大可能产生的。另外，青年男女之间，除了爱情之外，还存在着好感、羡慕、友谊等多种情感。比如在一个车间里，有许多男女青年，他们在共同的劳动生活里，可能发生爱情，选择了爱人。但是，他或她，还可能对另外的她或他，存在着好感、羡慕甚至建立了友谊，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。不能设想，一个青年有了对象或结了婚，就不能再和异性青年接触，只能排斥、嫉妒甚至仇恨。这里是有个严格界限的，好感、羡慕、友谊并不是爱情（虽然可能发展为爱情）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青年男女初次见面，可能产生好感、羡慕之情，如果把好感、羡慕、友谊之情都看成是爱情，那岂不乱了套，从而取消了爱情吗！

年轻人，感情充沛，爱的琴弦很容易拨动，正因为如此，就更需要端正对爱情的严肃态度，切不可轻率地胡乱抛洒自己的感情。有的青年由于不懂得爱情的纯洁性和道德约束，以为“一见”就可以“钟情”，结果闹出许多令人耻笑

的丑闻。诸如：公园里、列车上，素不相识，便乱抛情书，公共场合里，乱送“秋波”，甚至调情戏弄；更有见一幅画、一张美人照片，便想入非非者。这一切不仅决不是爱情，也不是正派人的感情，充其量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轻薄之情，如果任其发展，只能导致下流地追求色情，而葬送青春和真正的爱情。话剧《爱情之歌》里，写一个没有树立正确恋爱观的姑娘郑淑芳，她把名利、地位、金钱和衣物作为爱情的基础，一头扎进“英俊小生”的怀抱，她津津乐道自己的“一见钟情”的浪漫味，结果认识十天就结了婚，结婚十天就被遗弃了。这个悲剧告诫人们：一见钟情、轻许终身，难免自食苦果。

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在一些中学生里竟然也有人在谈情说爱，甚至在那里“争风吃醋”、打架械斗。这类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在一些未成年的少年身上，实在令人痛心。加里宁在告诫青年学生不要过早谈恋爱时指出：“对于一个性格还没有固定，人生观还没有确定的人说来，这样的‘悲剧’会起着过大的作用，并且这一般地可能使他在生活上大大失望，这样的失望心理能够成为他将来多年内的苦痛痕迹。”我们做家长的，学校老师，以及整个社会，都应该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因过早的谈恋爱，而给自己的一生留下“苦痛的痕迹”。

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接着谈爱情能否一见钟情。有的青年会说，既然爱情不能一见钟情，那么为什么不少文艺作品和戏剧里，描写那么多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呢？这个问题提得好，确实有不少文艺作品写了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，象《西